

第十二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

椿萱记事

王卓君

(化工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2012 级)

一、最好的爱里，我如何唤你

掌柜的，猪娃，老猪，秀女，照壁，嘿，喂，哎。

比起偶像剧里“亲爱的”、“哈尼”之类腻腻歪歪的恋人称呼，我私下里觉得以上这些我的母亲对父亲的称呼，显然要高出一个档次不止。无怪乎我一直认为，这世上的恋爱里最好的一种，便如我父母这般。

父亲名字中有个“珠”字。虽然什么珠玉宝钗之类的字，我一向觉得是只能用在女孩名字里的，但父亲的“永珠”两个字却一点也不违和。大概名字和人也是互相影响的，人若是非常有男子汉气概，就是叫翠花也会是朵雄姿勃发的花。不过因这一个“珠”字，加上父亲属相为猪，又者他的小名受农村一直以来的贱名好养原则影响而叫做“猪娃”，所以母亲心血来潮时会学奶奶的叫法戏谑地喊他“猪娃”，嗔怒时则换成粗声粗气的“老猪”。

有一段时间母亲将手机上父亲的号码名储存为“老猪”，结果第二天父亲打电话给她，她思考了半天也想不起来这是谁，后来只得讪讪改掉了。一日我放假在家，母亲看电视看得入神，不想下厨，于是撺掇我给父亲发短信。我问她怎么说，她想了想自己先笑了开来，道：“就说‘老猪，小猪们嗷嗷待哺。’”自此事后，我愈发坚定自己天性中的那一点傻气绝对是从娘胎里带来无误。

户口本上的户主写的是母亲，于是遇到大事要父亲决定的时候，他总是抓紧时间挤兑母亲，扬扬眉对她说：“你不是家主嘛，你决定，还问我干啥。”或者母亲吹胡子瞪眼不高兴的时候，为了讨她欢心，也说：“你是家主嘛，你掌权呢，你比我厉害。”一句差不多的话，既能哄人又能气人，我只得为父亲的本事叹服。

说是家主，但母亲其实是不管钱的，她生性不爱与这些计较，于是银行

卡工资本都给了父亲，自己乐得逍遥。每每我满怀期待地怯怯跑去跟她要钱买零食的时候，十次有九次她在翻了口袋之后会努努嘴说，找你爸要去。父亲因此总管她叫“甩手掌柜”。不过若是母亲特别高兴，或者想要从父亲那里拨款买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就会拉长了调子喊他“掌——柜——的”，父亲似乎是觉得不好意思，遇到这种时候母亲说什么他就急忙应了，以免母亲再多叫几次。此法屡试不爽，我作为勤学的好孩子，便默默地记下了，只苦于没有施展之处。

沙发无疑是看电视的必备利器。我年幼时，家里的沙发小得堪堪容一人躺下，于是一到黄金八点档，父母的争夺战便师出有名地从它开始。不知到底是父亲绅士还是母亲技高一筹，最终结果都是母亲洋洋得意地侧躺在沙发上，我人小不占地方，狗腿子一般屁股沾一点沙发挨着母亲，父亲则是硬邦邦的椅子。不过二人的喜好又不大相同，位置决定后，就要开始争电视控制权了。这一争往往又以父亲落败，回卧室看书为止。但母亲倒好，每每能够舒舒服服看了，她就一两分钟便睡过去。父亲知道她这个习惯，看她眼睛一合，呼吸均匀，就悄悄换了台，结果母亲也不知是什么特异功能，一旦换台立马就清醒起来，指责父亲并强烈抗议其不规矩的行为，非要换回来不可，一旦换回来，又睡了过去，真叫人生气都不晓得怎么生。父亲有时候因为这个生了闷气，看不得母亲在那里逍遥，又不好明目张胆地搞破坏，往往借着取眼镜取笔取纸的机会在电视前来回晃。母亲伸着脖子换着角度也看不到屏幕，便嚷嚷说：“你个大照壁！别挡着我！”

后来母亲寻了新的乐子，每天定点与朋友跳舞，有时在舞厅跳交谊舞，有时就在广场上踩着八九十年代的调子跳集体舞。母亲虽然唱歌五音不全，却不知为何乐感相当出色，在跳舞这方面很是有一点天赋，时常明着抱怨暗着炫耀地跟我说：“我这就是早没发现啊，要是发现了现在不也是一代舞蹈家嘛。”然后抬着下巴做一个提裙的动作，我谄媚地说那必须的，那必须的。但父亲是不喜出去玩的，顶多去跟老友喝酒下下棋，相较之下母亲觉得自己相当前卫开放，私下跟我说：“你爸那就是古代的秀女！”我懵懂地问秀女是啥，母亲道：“就是预备给皇帝选妃的人！”顿了顿可能觉得这解释有点无力，又补充说：“那种人未来可能是皇帝的老婆，都躲在屋子里不见人的，懂不？跟你爸一样！”我于是默默地在脑海中勾勒父亲穿着女装正襟危坐的样子，冷不丁打了个寒颤。

当然，大多数时候，还是“嘿”、“喂”、“哎”出现的几率更大。

二、你是我前世的情人

父亲是自家四个兄弟里的老大。说是老大，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个老大当得也十分艰难。但好在艰难的遭遇，常能使人逃避更大的艰难——父亲不就幸运地有了一个我来逗他开心么？我不幸没有机会参与父亲的前半生，不能亲眼看到他的种种神奇厉害的本事是如何锻造出来的，也不能确切地知晓他曾经受过怎样的委屈和痛苦，但这也没什么关系，在他的后半生里我占有那么大的比重，我也越来越成熟懂事，乌鸦尚知反哺，我难道自比不如么？

都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我想我大概没把孟婆汤喝干净，以至于现在还保留着情人眼里出西施的习惯，觉得父亲是这世上顶好的男人，并因此担忧自己这辈子是否能顺利地找到一个合眼缘的人嫁出去——并非我眼高于顶，实在是父亲“珠”玉在前。

当然，如果没有缺点，也算不得完美。

母亲常说，你爸其他哪里都没说的，就是爱抽烟！这个嗜好实在是让我们母女头疼。道理他都懂，吸烟的害处自己也能说得头头是道，但就是改不掉。每每嘴上答应着会戒会戒，转脸就忘记。某日母亲起夜，顺手穿了父亲的大裤衩，一摸口袋却发现里面装着的打火机和烟盒，当下尿意全消，推醒父亲半夜就开始教育。后来父亲的藏烟技术在母亲的高压手段下被锻炼得越来越出神入化，母亲脾气不好，躲猫猫的游戏玩不了多久就发了火，父亲先是嘻嘻哈哈地逗她，母亲视他为无物，他又说不出直接道歉的话，就成天主动自觉地把电视调到母亲喜欢的节目，没话找话地说最近又有什么健康节目说了什么知识啦，老王家老李家又有谁结婚啦生小孩啦，街上开了一家店你去过没有啦，当然能让母亲有所松动的就是他说自己不吸烟了。父母闹别扭又和好的方式我总觉得很熟悉，后来想了一想，这不就是我小学惯用的伎俩么。

假期的某天，父亲让我与他一同去摘柿子。我疑惑，真的是摘不是偷吗？父亲清了清嗓子说，那柿林很久没有人管了，不算偷。我面无表情，但在心里默默地笑，心想那处一定是他小时候常常撒野的地方。那片林子果真是无人涉足的样子，荒草及腰，看不到脚下的路，但前有父亲披荆斩棘，倒也不

怕。意外的是父亲爬树相当厉害，蹭蹭几下就上了枝干，拎着个麻袋揪柿子。一般的柿子都需要用温水焐上三到五天才能去掉涩味，但也有个别熟透了的可以直接吃。我在树下看着父亲惊险的动作，嘴里喊“够了够了别再往上了”，但其实心里是很有底气的——用班里男生在引体向上测试中惨痛的成绩跟父亲轻轻松松便做十几个的样子对比，我着实非常信任他的能力。摘到软的可以吃的柿子时，父亲就低下头伸出手喊我接着。我曾梦想过某天有一个我爱的男人在树上为我摘下果子递与我的浪漫场景，现在真的发生了。随使用袖子擦一擦灰，在柿子上咬开一个小口，微微吸一下，就能尝到涌动的甜美。这世上的幸福很少么？很难么？不见得。

正月十五的街上历来十分热闹。当我还是随手可拎的小孩子时，总是十分期盼这个日子。人山人海，父亲既怕与我走散，又希望我能看到好玩的东西，必会让我骑在他的肩上，然后一边在人潮里寻找立足的缝隙，一边逗我说“骑马马，骑马马”。而在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那么一骑就好像坐上皇位，不，比坐在龙椅上要更自在些，仿佛天下去得，万物供赏。后来长大长高长肥能够自己去了，反而对凑那些热闹失去了兴趣，总觉得没有当年抓着父亲的头发弄得他龇牙咧嘴的趣味了。

从母亲对他“秀女”的戏谑外号来看，父亲的性格用流行语来概括就是“宅”。看书，下棋，非常简单的事物就可以把他留在家里自给自足。这一点也实打实遗传给了我。父亲喜欢历史书，这无可厚非，但令我奇怪的是他竟然也喜欢看教科书，至今家里仍保留有他上学时的已见泛黄的课本，随手拿出来看也能看得津津有味，而我从小的理科科目没有一个他不能辅导的，遇到解不出的难题，晚上扔给他，第二天一早带着答案去学校研究就好。不过一次心情好时他对我说：“任何事情啊，是都有一个开窍的过程的。我小学的时候就一直不会做十以上的加减法。”母亲听到这里插话：“老师都气得拽着他的耳朵骂他呢。像这样——”然后提溜着父亲的耳朵，父亲把她的手拍下去，略显尴尬：“别听你妈说，十以内用手不就行了对不对？十以上手又不够，又不好意思脱鞋用脚趾头凑数不是？不过有一天，哎哟，就突然开窍了，很神奇的。”我在一旁笑得打跌。不过父亲的踏实勤奋真是天生的，我断断学不来。母亲常常数落我，要是有父亲一小半的努力，还愁什么事情做不成么。

杂志社的谢师兄为自己的父亲写了一首诗。我虽然不是太懂，但很喜欢它的结尾，虽然这个结尾最后被师兄以过于煽情为由改掉了：

我开始建筑用往日的病痛
我默许生活但此刻就让风压低帽檐
再把你的名字重重托起
我接受死亡但不是现在
再把你的名字重重托起

三、女儿的妈妈最好

我小时候走路早，但走得不稳，摔得腿上青青肿肿，走起来一瘸一拐。母亲以为我不幸得了小儿麻痹——这就是有一个做护士的母亲的不好之处，专业知识在手，一点有的没的征兆，她总是想得太多。

没办法，家主这么说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下子全家出动，到处求医。话说医者不自医这话还得再扩充一下对象。母亲所在的医院没查出来有问题，但看母亲这么坚定，怕是自己设施不齐全不靠谱，将来耽误了小孩两下可都不好，便怂恿母亲带我去首都大医院看看去。那时北京的儿童医院不让人陪床，且医院是凭年龄而非分科室分病房。我犹记得那时自己一个人在病房里，想妈妈想得厉害，而旁边的病床上是两个鼻涕眼泪模糊了容颜还在冲我嘿嘿笑的小孩，他们的傻笑将我的思母之情冲淡得只剩下诡异的惊恐。后来向母亲提起，她十分淡定：“哦，那两个孩子是智力有一点问题所以住院的。”

折腾了许久，最后的检查结果还是没有问题。虚惊一场后母亲仍旧十分得意，认为自己防患于未然的能力需要得到全家的赞赏。我对此不置可否。而母亲性格之细心小心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母亲最大的特点其实是雷厉风行，一旦决定就立刻行动。这点我跟父亲就远远比不上。最常听她炫耀的是将我的准生证办下来的英勇事迹。据说当年计划生育制度非常严，但市里刚好有几个准生名额，母亲得知此消息是星期四，当天就准备好所有材料，然催促父亲去办未果，于是周五就自己挺着个大肚子赶在计生办下班前搞定了这个小本本。另外还有几个阿姨也要办，但没想到周末一过新的政策出台，之后的名额全部作废。母亲因此相当骄傲，我也幸运地没有成为黑户。不过即使合法，也挡不住母亲捏着我的脸管我叫“多多女”，唉。

性子一急就难免会像小孩。母亲的脾气随了外公，直得很又不会收敛，有时说话语气冲了点自己还不觉得，活脱脱一个小孩子，搞得我不得不收敛着自己的小孩性子，不然这家里得请个幼教老师才压得住场子。母亲发怒的时候，就叉腰叫父亲的全名，这个时候我是千万不能出面说话的，否则连着我的全名也受池鱼之殃被拎出来抖三抖，然后开始被她细数过往各种政治性错误，直抖出我俩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方才罢休。但事后我提起来，母亲总笑说“我哪有像你所说的那样”，然后推得一干二净，慈眉善目得令人发指。

父亲脾气极好，轻易不跟她计较，但有时也忍不住会逗逗她，逗得过了又讪讪地跟我说：“你妈她啊，不识耍嘞”。

母亲准备职称考试时，一时说要好好学习，表示自己会利用好每个小时的时间，一时又凑到我身边说不能一直学习对不对，还是要适当休息的，于是又轻盈地扔了复习材料出去跳舞。我到学校后突然在一个下午接到她的电话，她抽噎着说父亲成心不让她学习，让她一个人在家蒸包子弄了一整天，说好了中午就回来帮她可到现在也不见踪影。我想这也太不像话，打电话问父亲，跟他说母亲哭得不成样子，父亲支支吾吾说我在逗她呢。我心说你们俩是在逗我玩么。没办法，父亲得罪不得，母亲更不能放着不管，还好父亲究竟知道自己不对，委婉地表示让我代为转达他的歉意。可怜我身在百公里外的地方还要折腾着为这两个活宝操心。但说归说，有这么一对心尖上的人可供我操心，也是件挺幸福的事。

母亲常常抱怨我跟父亲亲近，对她不如对父亲好。对这种无稽之谈我真是百口莫辩。不过她倒是不断用自己的判断来确定我跟她是最亲密的。我的字写得不错，母亲说，嗯，像我。我心说你把教我书法的老师置于何地？我长得高，母亲说，嗯，像我。我想了想也许是遗传自母亲的基因变异了呢，于是勉强同意。我皮肤白，母亲不屑说，就这一点像他，我诺诺。出去跟父母的朋友吃饭，通常都是跟着谁时人家就说我长得像谁，无奈一次跟他俩一同出去，一位阿姨说：“哟，孩子简直跟爸爸一个模子出来的。”这下可不好，母亲回家后一个劲儿说：“怎么看的啊，你说，我承认你眉毛没型确实像你爸，可是下巴哪里像了，啊？”我心道，妈您也不必这么一招损两个人吧。

我自打初中起就住在外住宿，我知道母亲心里是很心疼的。大一开学出发前，母亲拉着我的手说“千金难买回头望”。我一下子被触动，心想母亲竟也文艺感性起来，还想着让我在远方也要常回头想一想故乡和他们，于是刚感动地表达点什么，又听她接着说：“回头望啊，每次下车都记着回头看，可

别拉下了什么东西，贵的丢了我可不给你买了。”我只得凝固了面上表情咽下喉咙里的话艰难地点了点头。

回顾自身，我不得不承认母亲对我的喜爱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日渐成为了一个靠谱又免费的劳动力。母亲进行各种评比准备材料的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尽职地帮她填完一沓又一沓的表格，一遍遍写同样的字是非常痛苦的，母亲还在旁捣乱：“你说妈妈是不是特别好？”我下笔飞快，无奈问：“哪里好……”她得意地指了指我，说：“妈妈的女儿好呀。”

当然我也有做错事帮倒忙的时候。一到这种情况，母亲就哎哟哎哟咋咋呼呼地说：“你这个来跟我讨债的小家伙！”按照佛家因果轮回的说法，我上一辈子一定曾借给母亲很多钱，或是对她恩重如山爱深似海，才得到这辈子的福报，能成为她的女儿。这么想一想，我在释然的同时又不禁担忧，我的余生甚至下辈子，要怎么对她好才够呢？

啊，说到这里，我得回头数一下字数，如果被她发现我写父亲比写她用的笔墨更多，指不定又吃醋了呢。

四、堂上椿萱

从古文里学到一个词：堂上椿萱。

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称父为椿，有愿之长寿之意。

传说萱草可使人忘忧。是故游子远游，必在庭前种植萱草，愿母无愁。

我此生最大的愿望，便是椿萱并茂，每每回首，就能看到远方青色的光。

这愿望说给他俩听着实觉得矫情，心里也有种微微发烫的羞涩，于是我只好在纸上这么光明正大地表白一番。啧啧，我几乎能想见母亲撇撇嘴，针对我的此番行为开玩笑道：“这都不好意思啊？真是不成器，不成器哟。”